



▲烈陽高照，在晝夜溫差高達65度的寒漠旁，林義傑「超馬之路」的身影益顯孤寂。(林義傑提供)

◎文：張瑞昌

「我跑出了堅持，也跑出了意志，體驗到人生是一場長遠的競賽。」站在演講台上的林義傑，正向一百多位保險經紀人敘述他的長跑經驗。以熱情、勇氣和執著編織的運動賽事，在記錄風霜與血汗的幻燈片裡緩緩地流過，一個瘦小的身影，散發著巨大無比的生命能量。

贏得首屆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賽總冠軍之後，林義傑的行程顯得更為忙碌，他經常受邀到校園、企業及社團演說，像個傳教士般南北奔波，積極地傳遞激勵人生、奮勇前進的信息。從十歲開始跑步，林義傑的雙腳就沒有停下來過，他勇闖撒哈拉、穿越大戈壁、挑戰智利寒漠、遠征南極雪地、奮戰亞馬遜，在剛滿而立之年的青春生命中，早已寫就許多精彩動人的長跑詩篇。

然而，誰能預料這位從小就喜歡跑步的馬拉松選手，曾經因為家人的強烈反對，險些無法圓「用雙腳闖天下」的少年夢。

少年鴨B的青春夢

「跑步，可以讓外表不起眼的我抬頭挺胸」，因個子矮小而被稱「鴨B」的林義傑，十五歲從理國中學畢業時，夢想進入田徑名校西湖工商，他放棄已考上的五專，違背父親的期待，留書離家出走，逕自決定投入西湖田徑隊教練潘瑞根的門下。如同武俠小說裡拜師學藝的情節，林義傑的「少林寺之路」並不順利，當時西湖田徑隊掌門人潘瑞根因將轉到公立學校任教，已不打算再收徒弟，毛遂自薦的林義傑連續兩次登門皆失望而返，直到第三趟終於感動了潘瑞根。

「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小六的學生，怎麼個頭那麼小！」潘瑞根回憶說，「以高中生的體格而言，當時僅身高一六〇的小傑，確實很難吸引人注意。」但潘瑞根至今還記得與林義傑的初見面，「那個孩子剛毅的眼神，超乎我的想像，我心裡想這孩子日後會有不凡的表現。」而林義傑也在訓練日記寫下潘教練當天對他說的一段話，「在你眼中我看到不平凡的成就，希望你不要忘記今天這個決定。」

以父之名淬鍊心志

一手創建西湖田徑隊的潘瑞根，向來有為歷年隊員編號的習慣，就在他即將開門之際，林義傑成為他「第一〇一號」的人門弟子，從此展開兩人長達十五年的師徒之情。當年那個渴望長跑的追風少年，也果然不負師父的期許，從台灣一路跑向國際舞台，而且大放異彩。

隨著對長跑夢想的堅持，林義傑與父親出現的情感裂痕，竟跨越了他整個青春歲月。作為在台北打拼的第一代雲林人，遠離貧瘠土地與窮困成長的林父，謹記鄉人「林家不會有出息」的譏笑，抱著不服輸的堅

超越極限

萬里孤寂 林義傑



台灣人物誌

定信念，除了考入大同公司工作之外，更誓言要栽培下一代讀大學，然後攜家帶著地衣錦還鄉。但是同樣流著雲林人血液的林義傑，卻選擇完全不同的道路，父子兩代衝突於焉而起。

林義傑決心離開家門的那一刻，父親緊握著信追出來哭喊，「阿傑，你知道嗎？學體育的，將來是會撿角，沒出息的。」事隔多年，林義傑仍記得父親攔阻時的淚水，「總有一天我會回家，我要證明即使是跑步，還是可以讀到大學甚至博士。」目前在中正大學運動休閒研究所攻讀碩士的林義傑說，「我曾經怨恨過父親，包括落榜重考那一年，他要我先去當兵，不讓我繼續唸書，但現在的我，不僅要圓自己的夢，更要圓父親的夢。」

與父親繃裂的心結，變成激勵林義傑向前的動力。此後，林義傑未曾與家人分享訓練的甘苦與競賽的榮辱，甚至將近一整年，他不曾與家裡聯繫。直到二〇〇一年，林義傑二度參加台北國際二十四小時超級馬拉松賽，才在加油人群中找到熟悉的身影，十四年來從未看過他比賽的父母突然現身，當下的林義傑與雙親隔著跑道相望，感動地熱淚盈眶。

人生總有些意外的轉彎。林義傑在北漂唸書時，白天讀書、訓練，晚上則開計程車半工半讀，大四

那年有一天夜裡，因過度疲憊差點撞上安全島，緊急煞車讓他的長跑方向出現重大轉變。林義傑回家後重新咀嚼他與「義父」、可口可樂亞洲區總裁沙福瑞的對話，進而決定挑戰極限跑者的殿堂——撒哈拉超級馬拉松。

挑戰生命的堅韌度

擁有多次參加國際超馬競賽經驗的沙福瑞告訴林義傑，「沒有跑過撒哈拉超馬，就不是真正的馬拉松選手」。從五千公尺、一萬公尺、四十二公里、一百公里到二十四小時超級馬拉松，林義傑的體內彷彿有著一顆永不滿足於現狀的心，他不斷向自己體能的極限挑戰，七天六夜的分站計時賽，被喻為「人類史上最艱難賽事」的撒哈拉超馬，因此成為他鎖定的目標。

跑馬拉松是一條孤寂的路，身體的折磨不在話下，心理狀態的煎熬更是難以言喻。林義傑將跑步比喻成登山，他說，一樣都是登山，但他卻是選擇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徑，「在長跑過程中，要不斷與自我對話，如果是正面的，就可以保持流暢性，超脫艱難往前進」。林義傑形容這是一種「超我境界」，「明明已經死掉了，為何幾個鐘頭後又能超越自我？」在極地

如果我失蹤

一封



的競賽中，這種走出感覺經常湧現。

人類生命的堅韌程度而言，林義傑所挑更何況是在晝夜溫差達攝氏六十度的惡劣境下，連跑一周二百十公里。然而，林義傑卻每每在瀕臨死亡關的關頭，展現驚人的力，進而迭創佳績。

例如，在撒哈拉超馬，他曾因海市蜃樓而入迷途危機，以致咬破嘴唇吞血，熬過糖過低的暈眩感；左馬透河，他得忍痛擲左腳大拇指搖搖欲墜指甲，咬牙用瑞士刀除小腿上的腐肉，以免傷口持續發炎。以

158-8
2409

我失蹤了，希望這場夢不要隨我消失...

封出征告別的信 令人心動心痛



「沒有潘教練，就沒有林義傑」，訪問台北市成淵高中田徑隊教練潘瑞根(上圖左，潘瑞根教練提供)時，我向他提及林義傑跟我說過的這句話。潘瑞根面帶微笑地回答說，「三年的緣能維繫一輩子的情，這就夠了！」

潘瑞根不僅是林義傑長跑的啟蒙教練，也是他運動生命的指南針。師徒兩人十五年來始終保持親如家人的緊密關係，無論是成就喜悅的分享，或是人生難題的求助，林義傑最先想到的都是潘教練。對曾經失去家庭關愛的林義傑而言，教練既是師父，也是父親。

體院甄試落榜後，林義傑找教練開口借錢重考，當時一年要五萬塊的學費，相當於潘瑞根兩個月薪水。潘瑞根連夜張羅，以標會湊齊隔天用信封封好就交給林義傑，他回孩子說，「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不要讓師母知道，希望你不要辜負老師的期待。」

潘瑞根說，「孩子不願回家拿，向你開口，一定是心中有苦，又感到無助，況且只要是想唸書，怎麼能不幫他呢？」國中時期失去父親的潘瑞根，做過黑手、端過盤子，從南投埔里離鄉背井北上打拼，很能體會孩子渴望上進的心情。潘瑞根一路看著義傑的成長，有驕傲，也有牽掛。他明瞭小傑與父親心有千千結，多年來都不敢碰觸這個傷口，但他也認為，師父就是師父，自己並不能取代父親的角色。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孩子心中，曾經陪伴他們度過青澀歲月與生命淬煉的教練，卻是他們最信任的夥伴。

有件往事可以訴說這份深厚的師徒之情。二〇〇二年九月，林義傑要前往中國戈壁參賽，潘教練前往機場送行，臨上飛機前，林義傑突然交給他一封信，要他回家再看。「我心裡想，孩子可能是擔心這場比賽有些難度，而且碰到生命的難題，因此希望做個交代

」，結果比賽期間，潘瑞根完全不敢打開來看，「因為我怕承受不了」，他這麼說道。

年輕的生命在信中提及對生死的態度，他以自問自答的口吻，探詢「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學生認為是操之在自己手上，而不是命運」，「義傑在寫一段屬於台灣最基層的運動故事」，「路是人走出來的，走自己的路才是自己的人生。」

林義傑也向恩師吐露心聲，他說，家庭對他的不認同感，在他心中已失去溫暖，「常常在參與同學家庭聚會時感觸最深」。林義傑怨恨自己不能當父母眼中聽話的乖小孩，「這輩子已經很難彌補及滿足父母的所有需求，這是我目前人生最大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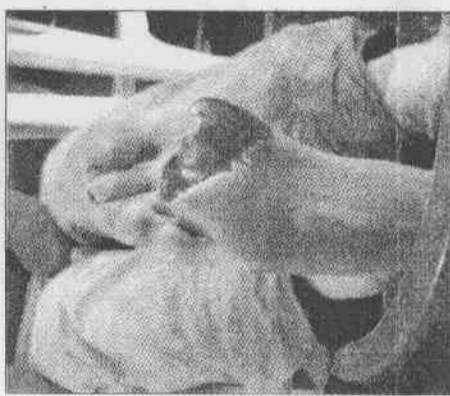
潘瑞根當時讀義傑的信，看見孩子承擔很大壓力，潦草的字跡也顯出出發時的凌亂心情。林義傑像寄託般地寫道自己有個寫書啟發社會價值的夢，「如果我失蹤了，希望這場夢不要隨我消失」，他希望老師能幫他完成，讓台灣永遠記得有位不向命運低頭的長跑運動員。

「這孩子對我如此看重，讓我很心疼」，潘瑞根說，每次比賽，他都默默祝禱，只期待小傑能平安歸來。



林義傑個人檔案

- 英文名字：Kevin Lin 學歷：西湖工商、台北體院、中正大學運動休閒與教育研究所
- 出生日期：1976.11.19 身高體重：163cm / 55kg
1. 1998 台北國際馬拉松賽100公里國內組冠軍
 2. 1999 台北國際24小時超級馬拉松賽男子組冠軍
 3. 2000 香港 Trailwalker 100Km Mixed 冠軍
 4. 2002 第17屆「撒哈拉沙漠橫越賽」排名12 (亞洲第一)
 5. 2003 第1屆「中國大戈壁超級馬拉松賽」第三名
 6. 2004 「智利阿他加馬加麥亞超級馬拉松賽」冠軍
 7. 2004 「亞馬遜森林夜超級馬拉松賽」世界第二名
 8. 2005 「埃及撒哈拉超級馬拉松賽」世界第二名
 9. 2006 「南極冰原超級馬拉松賽」世界第三名
 10. 2006 世界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賽總冠軍



▲在炎熱的沙漠裡與沙地摩擦，撕開了林義傑右腳底腳皮。(林義傑提供)

個獨行俠，而且是個揹著國旗跑遍全球的超級小子。他說，自己代表台灣，越是到國際比賽，越是覺得自己像孤兒，所以他要用雙腳為台灣而跑，贏得外國人的尊敬與認同。那天在台北的演講，林義傑感性談到，「對我來說，旗幟永遠沒有倒下，努力永遠沒盡頭。」他笑稱這是戒不掉的「愛國癮」，將國旗別在胸前，抵達終點時拿出國旗，已成為林義傑的「超馬公式」。

跑向高峰的冒險家

強烈使命感是支撐林義傑維繫長跑生命的重要力量，而這股力量，鼓舞他在一望無邊的撒哈拉，穿過二十五年來最強的沙漠風暴；在地表上最乾燥的阿他加馬沙漠，為台灣拿到首座世界超馬冠軍；在原始雨林的亞馬遜，穿梭毒蛇花豹的棲息地，橫渡鱷魚和食人魚威脅的暗夜惡水；在風速超過一百三十公里的南極冰島，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今年五月，這位稱霸極地超馬賽的長跑小巨人，即將重返中國戈壁大漠。九月，林義傑將偕同另兩位好手進行一項挑戰人類體能極限的世界紀錄，他們三個人計畫以三個月時間，橫越六千五百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根據估算，每天將在酷熱高溫下長跑八十公里，預計從西邊的塞內加爾跑到東邊的埃及。這項史無前例的超級馬拉松任務，已經獲得美國知名傳媒公司Discovery的高度興趣，將全程拍攝記錄，並由奧斯卡紀錄片名導詹姆士·摩爾(James Moll)掌鏡、影星麥特戴蒙(Matt Damon)擔任製片。

這是林義傑的長跑故事，在實踐「跑步是一種志業」的承諾之際，他已如自己所期許的「從運動員蛻變為冒險家」。下一次當林義傑再度跑向高峰的時候，人們彷彿也將看見一顆獨自在極地閃閃發光的星星，而他來自台灣。

生的挑戰。在每次的超馬競賽中，每位參賽者都得負重二十公斤，賽前要簽下死亡切結書，林義傑笑說自己很瘋狂，或許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相信自己一開始的執著與勇氣，並且憑藉著永不放棄的信念，度過每一次自覺靈魂已在鬼門關徘徊的考驗。

行在刀鋒處的情誼

「奔跑在刀鋒之處，讓我更體會人生的真誠與可貴。」幾趟國際賽事下來，林義傑不但贏得許多珍貴的國際友誼，也對生命價值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二〇〇四年在智利寒漠，林義傑與老戰友美國人查理並肩作戰，兩人途中迷路，當時黑夜裡的氣溫已下降到攝氏零下五度，就在飢寒交迫之際，查理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今天再找不到出路，那就躺下來，至少一百年後，就會有人找到我們的白骨！」

查理一番話，展現了豁達的人生態度，林義傑與查理相視而笑之餘，也找到絕處逢生的動力。這個在生命危難中因相互扶持所體現的經驗，對林義傑後來挑戰亞馬遜、撒哈拉乃至零下四十度的南極冰原有著莫大的影響，因為這讓他學會克服恐懼，穿越死亡。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參加國際超馬賽，林義傑一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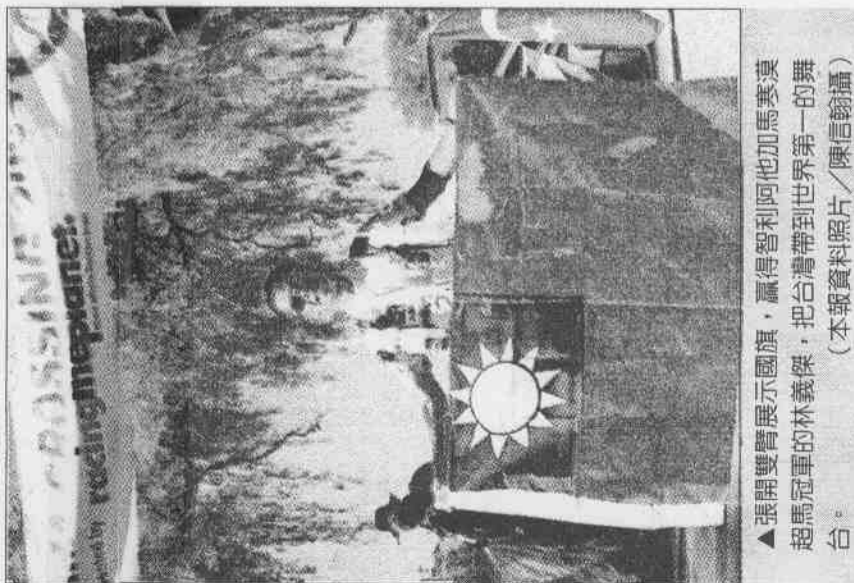
這種走出負面思考並轉換為正面力量的湧現。

命的堅韌度究竟有多大？無論就天候、地

林義傑所挑戰的極地皆非常人所能到達，在晝夜溫差高達十度的惡劣環境下，林義傑展現驚人的毅志創佳績。在撒哈拉沙漠海市蜃樓而陷危機，以致必須舔血、熬過血暈眩感；在亞他得忍痛拔掉指搖搖欲墜的牙用瑞士刀刮腐肉，以避

究「運動心理堅韌度」為論文主題的林義傑，其實長將自己當作一個實驗至身體力行。

對林義傑來說，從沙漠、高山、叢林到雪地的超級馬拉松，不僅是體能極限的磨練，也是他長跑人



▲張開雙臂展示國旗，贏得智利阿他加馬沙漠超馬冠軍的林義傑，把台灣帶到世界第一的舞台。(本報資料照片/陳信翰攝)

行到水窮處的境界

後記

林義傑說，他的生命中有很多貴人。從西湖工商、台北體院到超級馬拉松，一路跑來都有貴人相助。官文爻教練勸他辭去教職到社會闖蕩，結果跑出世界第一；沙瑞福總裁為他指引撒哈拉之行，從此揭開挑戰極地序幕。然而，與林義傑暢談他的長跑生命，卻讓人感覺父親的角色是模糊甚至疏離的，或者說，他口中有義父、有潘老爺爺，有太多想感謝的貴人，但他就是很少提及已經移民馬來西亞的父親。對一個經年出國參賽的長跑者而言，「家」應該是最好的避風港，可是林義傑卻為了年少夢想，負氣離家出走，即

使他爭氣地跑出一片天，但家已不再，而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兒時全家六口共乘一部野狼機車去郊遊的記憶。在跑馬拉松的過程中，不斷將生命影像反覆重播，藉以轉移對身體痛苦的注意力，幾乎是多數跑者共同的經驗。穿過窮山惡水、越過疾風暴雨的林義傑，想必應該也在漫長的路途中反芻過那千絲萬縷的親情吧！那麼習慣用跑步計算距離的林義傑，如何看他與父親的距離呢？有一天他會有行到水窮處的驚喜相逢嗎？